

特稿

# 乾隆朝三位公主下嫁 妆奁中的家具（下）

吴美凤

中国文化大学（台湾）美学系助理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家具史



清 黑漆嵌螺钿大书格  
故宫博物院藏

## 七公主与九公主妆奁中的家具

### 七公主陪送妆奁中的家具

七公主（一七五六年—一七七五年）是孝仪皇后为令皇贵妃时所出的皇七女，依制应封「和硕」，因下嫁对象蒙古喀尔喀部的拉旺多尔济，故而在乾隆三十五年下嫁前被「妻以夫贵」的晋封为「固伦和静公主」，以便与拉旺多尔济的身分「匹配」。

乾隆三十五年（二七七〇年）八月，

内务府有一则《为成做陪送和静固伦公主衣服器皿用过银两数目事折》，奏折中所列家具具有柜、床、书格、桌、案、箱、椅杌、衣架、盆架、火盆架、屏罩（风）、筒妆、填漆匣、木匣、戳灯、帽斗、带盒、皮箱等共二百九十一对一张一个，日常生活所需器用几乎无所不包：

……填漆大柜一对（无庸修理），黑漆大柜一对（漆饰见新，糊饰柜里），花梨木大柜一对（水磨烫蜡），楠木大柜一对（水磨烫蜡，糊饰柜里），罗汉床二张（漆饰见新），黑漆书格一对（找补漆饰见新），文竹书格一对（找补见新），漆桌案大小三十四张（找补漆饰见新），填漆箱八个（无庸修理），红漆大小皮箱七十二个内（五十四个无庸修理，十八个漆饰见新），漆椅杌（笔者按：此「漆椅杌」指外表漆饰的椅子和杌子，原文似误抄为「漆椅机」）二十二张（找补漆饰见新），花梨木楠木桌椅衣架盆架五屏风筒妆火盆架四十件（烫蜡见新），填漆匣十六个（无庸修理），花梨木匣二十四个（烫蜡见新），花梨木戳灯八个（烫蜡见新），帽斗九个（油饰见新）……带盒二个（工料银一两六钱），皮箱二十四对（每个银四两，共银九十六两），填漆匣二十四对（每个银一两一钱，共银二



明万历 填漆戛金云龙纹箱  
高四二厘米 长九五厘米 宽六三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件明代填漆箱可作为七公主陪嫁中「填漆箱八个」的参考物

阅读链接

### 地位显赫的拉旺多尔济

◎ 拉旺多尔济（一七五四年—一八一六年），其先世图蒙肯为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十八世孙，曾祖父策棱在康熙四十五年（一七〇六年）曾“尚和硕纯悫公主”——即娶了康熙后宫的贵人纳喇氏所出的皇十女。后继的雍正皇帝以策棱在西北的武功而将贵人纳喇氏晋为“通嫔”，使策棱所娶的“和硕纯悫公主”成为了“固伦纯悫公主”，策棱也从“和硕额駉”晋为“固伦额駉”。尔后拉旺多尔济的祖父车布登扎布和父亲成衮扎布又先后亦对清廷绥靖西北边疆屡建大功，所以拉旺多尔济可称是名将之后，地位显赫。

十六两四钱)……

又据奏文所记「由内交赏」，意即该批系由内务府交出赏给和静固伦公主，作为其下嫁妆奁。其中「填漆大柜一对」、「填漆箱八个」、「填漆匣十六个」等三项之下小注「无庸修理」，其他项目都分别注记如「漆饰见新」、「糊饰柜



明嘉靖 填漆双龙纹长方匣

高九·五厘米 口径三三·三厘米 × 一六·七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件明代填漆匣可作为七公主陪嫁中“填漆匣十六个”的参考物



清 花梨木镶嵌花鸟长方匣

高九·二厘米 口径一四·七厘米 × 二二·七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件清代花梨木匣可作为七公主陪嫁中“花梨木匣二十四”的参考物



「里」或「水磨烫蜡」等后续处理，清楚地显示此批家具并非因应公主下嫁的新作，而是内务府库贮对象，还可能已有些年代，故需做后续的修理或漆饰处理，共享银六百六十两四钱五分。「填漆」即在外表素地画上花纹后填嵌彩漆，再「磨显」——类似现代工法的抛光，使所得饰花纹、着色等均与漆地一般平齐，整个器表显现「姘媚光滑」，填漆之作自晚明以降被推许为漆作家具中最高贵的一种（索予明《填漆之法及其类别》，《中国漆工艺研究论集》，台北故宫博物院，一九九〇年，页九九—一〇二），又常与戗金工艺结合，使其外表更华丽灿然。故宫博物院一件刻有「大清康熙年制」楷书款的填漆戗金花卉纹炕案，填漆戗金的各色花卉满布整器，有说不尽的富与贵。至于「戳灯」，则为带底座的灯柄直立而上的灯罩，灯罩或彩绘花鸟，也可能书写姓氏或门第徽识，反映使用者的身分或地位。现藏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的一件清代前期的固定式灯台或许可供参考。



清康熙 填漆戗金花卉纹炕案  
高三九厘米 长一六〇厘米 宽三〇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 金嵌东珠宝石帽顶  
故宫博物院藏  
此帽顶嵌东珠十颗

## 九公主陪送妆奁中的家具

九公主是乾隆皇帝的皇九女和硕恪公主（一七五八年—一七八〇年），是前述七公主的同母妹，与七公主只差两岁，但比最小的十公主大上十八岁，下嫁对象是为清廷弭平西北与西南边患的一代名将兆惠（一七〇八年—一七六四年）之子扎兰泰（？—一七八八年）。兆惠是乾隆

前期用兵西陲的大功臣，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年）乾隆皇帝在紫光阁筵宴从西北凯旋的功臣，并「写诸功臣像于紫光阁」，兆惠排名第二。有如此显赫的功勋，乾隆皇帝在乾隆二十九年将时年七岁的九公主许婚其子扎兰泰，并于八

年后的乾隆三十七年八月成婚，与七公主的婚期也是差两年。

从档案可知，早在该年的正月二十四日，内务府就开始准备九公主下嫁妆奁应有之物——一则《奏为九公主下嫁亦照和硕公主备办事折》中可见，条列的金银首饰、貂皮纱缎等也是琳琅满目，仅十公主的「嵌东珠十颗朝帽顶一个」中的东珠十颗变九颗，其余几乎与十余年后的十公主相差无几，如前引十公主有的「嵌东珠七颗金项圈一围」、「金手镯二对」、「金脚镯二对」、「十两镀金箍银茶桶一件」、「重十两银杓一把」、「重二百两银锅一口」等金銀器

用（参见《紫禁城》二〇二一年第一期页一一六）于重量与数量上也几乎相同，唯家具的数量及类别却相对减少很多：

……箱子四十个，皮箱六十个，彩漆匣四十个，黑漆矮桌十张，镜架二个，盆架二个，衣架二个，柳条帽盒二十个（外藩应用毋庸得给）……骆驼屉三十个（外藩应用毋庸得给），浴盆一个……

观察上列九公主妆奁中家具的清单，有箱、匣、桌、架、盆、盒、屉类共七种，未见花梨木等硬木之作。首项的「箱子」和次项的「皮箱」在材质与外表处理上是否有其差异不得而知，唯其单项即有四十个与六十个，数量颇为可

观。其中外表漆饰处理的仅有二项——「黑漆矮桌十张」和「彩漆匣四十个」，前者可能多置放于日常作息的炕上，并非落地的厅堂所用，后者则属收纳私人小物件，并非如柜、桌、案类等可陈设于厅堂等处。项目与数量上扣除「外藩应用毋庸得给」的「柳条帽盒」与「骆驼屐」两项外，共计八项，一百五十六个一张，每项都是单数，没有成对的单位，使得数量上相对于两年前的同母姐姐固伦和静公主更形蹙顿。



清 铜镀金嵌珊瑚钉珠项圈  
故宫博物院藏  
此项圈上嵌东珠七颗



清乾隆 描金彩漆云龙纹长方匣  
高一厘米 口径四二·二厘米 × 二四·四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件清代描金彩漆匣可作为九公主陪嫁中“彩漆匣四十个”的参考物



清 黑漆木纹炕桌  
高二六·五厘米 长八三厘米 宽五四·五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件清代黑漆炕桌可作为九公主陪嫁中“黑漆矮桌十张”的参考物

## 乾隆朝最后三位公主妆奁中家具之比较

将上述所记乾隆朝最后三位公主

妆奁中的家具，依其下嫁时间可制成表

格（见表一）。

观察表中所列，乾隆三十五年七公

表一：乾隆朝最后三位公主妆奁中的家具比较

乾隆三十五年八月三日七公主（固伦和静公主）	乾隆三十七年一月二十四日九公主（和硕和恪公主）	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十公主（固伦和孝公主）
填漆大柜一对	箱子四十个	花梨木柜二对
黑漆大柜一对	皮箱六十个	彩漆柜一对
花梨木大柜一对	彩漆匣四十个	黑漆描金柜一对
黑漆大柜一对	黑漆矮桌十张	花梨木书榻二对
罗汉床二张	镜架二个	花梨木案二张
黑漆书格一对	盆架二个	彩漆案二张
文竹书格一对	衣架二个	彩漆炕桌二张
漆桌案大小三十四张		花梨木大琴桌二张
填漆箱八个		黑漆描金大琴桌二张
红漆大小皮箱七十二个		花梨木小琴桌二张
漆椅机二十二张		黑漆描金小琴桌二张
花梨木楠木桌椅衣架盆架五屏风筒妆火盆架四十件		花梨木椅子十六张
填漆匣十六个		黑漆描金椅子十六张
花梨木匣二十四个		花梨木杌子八张
花梨木戳灯八个		彩漆杌子八张
帽斗九个		花梨木八仙桌八张
带盒二个		花梨木饭桌二张
皮箱二十四个		楠木抽屉桌二张
填漆匣二十四个		黑漆描金皮箱桌十八张
		楠木被榻二张
		朱漆描金大墩箱四个
		花梨木五屏风一个
		黑漆描金五屏风一个
		花梨木筒妆一个
		黑漆描金筒妆一对
		花梨（原文应系漏写“木”字）梳妆一个
		黑漆描金梳妆一个
		有顶架花梨木床一张
		无顶架花梨木床一张
		花梨木羊角套蠹灯二对
		黑漆描金蠹灯二对

主固伦和静公主妆奁中的家具有十九个项目，数量为二百九十一对一张一个一件，用材有花梨木、楠木等，若将第十二项的「花梨木楠木桌椅衣架盆架五屏风筒妆火盆架四十件」中的花梨木、楠木用材暂各以一半计数，则花梨木用材有九项，共五十三对一件一个，占清单

总数略过百分之十八。楠木则以二十件居次，占总数近百分之七，漆饰器用共十项，数量为一百八十对一张一个一件，占总数近百分之六十二。乾隆三十七年的九公主和硕和恪公主共计七项的妆奁中，漆饰器用两项，共五十张一个，占清单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其余用材

不明者占百分之六十八。当然，除了数量、品类以外，尽让十公主和孝固伦公主「睥睨一切」的是其独有的描金家具，数量多达五十四对一张一个，虽仅占其全部妆奁家具的百分之十八，但却超过九公主全数家具的三分之一。这些描金装饰广施于妆奁

中的梳妆用具以及柜、箱、椅、桌、屏风等室内大型家具上。想象当年走进公主府，在朱漆、黑漆与彩漆等各色的室内陈设器用上，入眼可见花鸟、山水、建筑、人物等之描金装饰，是如何的金碧溢彩而流光旖旎。

量与更确切的占比作横向比较（见表二）。从列表可知，乾隆朝最后三位公主妆奁中的家具用材中，七公主（固伦和静公主）的花梨木用材占百分之十八点二，十公主（固伦和孝公主）占百分之十七点三，仅些微差距。前者的楠木占百分之六点九，后者为百分之一点三，差距也

续表一

乾隆三十五年八月三日 七公主（固伦和静公主）	乾隆三十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九公主（和硕和恪公主）	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十公主（固伦和孝公主）
		彩漆帽盒八个
		绫子帽盒八个
		彩漆帽架二个
		黑漆描金茶盘四个
		黑漆描金痰盒四个
		彩漆圆盒四个
		花梨木高火盆架一个
		花梨木矮火盆架一个
		黑漆描金高火盆架一个
		黑漆描金矮火盆架一个随大小铜火盆四个
		箱子四十个
		彩漆匣四十个
		皮箱六十个
		黑漆矮桌十张
		镜架二个
		盆架二个
		衣架二个
		浴盆一个
291 对 / 张 / 个 / 件	156 个 / 张	307 对 / 张 / 个

表二：乾隆朝最后三位公主妆奁中家具用材与外表处理数量及所占比例比较

用材 / 外表处理	乾隆三十五年八月三日七公主（固伦和静公主）		乾隆三十七年一月二十四日九公主（和硕和恪公主）		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十公主（固伦和孝公主）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花梨木	53 对 / 张 / 个 / 件	18.2%	0	0	53 对 / 张 / 个	17.3%
楠木	20 件	6.9%	0	0	4 张	1.3%
文竹	1 对	0.3%	0	0	0	0
绫子					8 个	2.6%
外表漆饰	180 对 / 张 / 个	61.9%	50 个 / 张	32%	135 对 / 张 / 个	44%
不明用材或外表处理	37 个	12.7%	106 个	68%	107 个	34.8%

并非很大。但前者的漆作器用占百分之六十一·九，后者为百分之四十四，显然固伦和静公主妆奁中的家具以漆饰家具为主，延续了康熙时期宫廷器用的余绪。（参见吴美凤《盛清家具形制流变研究》，紫禁城出版社，二〇〇七年，页一四九、一六〇）

与之相较，固伦和孝公主虽在漆作家具的数量上少了四五对/张/个，但不明用材部分几近前者的三倍之多，推测如前所述，当于入府后「游刃有余」地分赏给近身随侍的嬷嬷等随行人户。

此外，两位公主的家具都各有特殊之处——七公主有「文竹书格一对」，竹制器用是前朝雍正皇帝喜好的家具用



清 木镶竹雕多宝格

高五七厘米 长四四·五厘米 宽一九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件清代木镶竹雕多宝格可作为七公主陪嫁中“文竹书格一对”的参考物



清 红漆描金云纹镶铜龙衣帽盒

高四四厘米 长九〇厘米 宽六五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此件清代帽盒可作为十公主陪嫁中“绫子帽盒八个”形制的参考物

材之一（参见吴美凤《盛清家具形制流变研究》，页一四九、一六〇），可能有其传承的意涵。而十公主的「绫子帽盒八个」，「绫子」已如前所述，是富贵的象征。至于九公主（和硕和恪公主），既无花梨木、楠木用材，也无文竹、绫子的特殊用料，全部的妆奁家具仅漆饰与不明用材两种，前者的数量为共同母姐姐的一半，而后者不明用材的部分虽然有一百零六个，占比高达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八，但比十公主的不明用材部分还是少一个。虽然同样都出自帝王家，但九公主与其同母姐姐固伦和静公主的妆奁家具比较，总数上少了一百三十五张／个／件，也没有成对单位的家具，数量相对更少。对比十五年后异母妹妹十公主下嫁妆奁中的家具更是不堪——总共七种项目，少了椅杌、柜、榻、案、屏风、灯、床等类，仅为和孝公主共计四十九项的七分之一，总数量更仅约其半，身为乾隆中后期唯一的一位和硕公主，其妆奁中的家具是何其寥寂。

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年），十公主（固伦和孝公主）陪嫁妆奁中的家具共四十九项，相较异母姊姊七公主（固伦

和静公主）的十九项与九公主（和硕和恪公主）的七项而言，是后者的七倍，前者的近三倍。面对十公主妆奁中丰厚如此的家具，不能说七公主「难望其项背」，也不好说与九公主之差距有如「天壤之别」，但分别检视三位公主妆奁中家具的内容与数量，十公主的家具不仅数量多，品类也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数量的器表更有描金装饰，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殊荣。尤有甚者，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四日：「乙卯。上幸和孝公主第。」（《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之一千三百四十四「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乙卯条」）也就是十公主下嫁后的第六天，乾隆皇帝就驾幸公主府，迫不及待的要见十公主。八十岁的乾隆皇帝对其十五岁幼女十公主的厚爱毫不掩饰，不但独宠，还颇为「偏心」。

再者，九公主的妆奁家具如此「轻薄」，其下嫁对象是兆惠之子扎兰泰，兆惠为大清打下西北江山，对成就清朝的盛世武功有其重要的地位，但那些丰功伟绩毕竟是二三十年前的事。十公主额附丰绅殷德，是乾隆朝当朝权贵和珅之子。和珅在十公主下嫁之前，虽也因

平定台湾林爽文事件以「承书」谕旨晋封三等忠襄伯，赏用紫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清宫恭王府档案总汇：和珅秘档》第九册「和珅列传」，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页二七九），也因此名列紫光阁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图像第二，排名仅在一代名将阿桂（满洲正蓝旗人，历官吏部、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谥文成）之后，位在素有「状元宰相」之称的王杰之前，也在领兵到台湾平乱的福康安、海兰察等之前。乾隆皇帝还亲为和珅的画像作赞曰「承训书谕，兼通清汉……旁午军书，惟明且断」，意思是和珅用文字传达旨意，又兼通清文、汉文，对繁杂交错的军书处理得明快又爽利等等。「承书」、「兼通清汉」或军书处理得利落固然重要，但对大清盛世的贡献似乎无法与「以命相许」的兆惠相埒。如此看来，乾隆皇帝赏赐十公主如此丰厚的妆奁家具，也许不仅是对十公主的「偏心」，其与和珅原本的君臣关系再加一层「儿女亲家」的牵连，可能还隐藏着错综复杂的原因与考量呢。

（全文完）